

本期看点



黎族赛方言支系织锦。

期待织锦工艺薪火相传

■本报记者 陈 耿
特约记者 孙体雄

在容亚美家采访时，记者注意到她家的房前屋后，都种了不少1米多高的灌木，有些开出了粉红色和浅黄色的花朵，有的正含苞待放，它们看上去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询问之下，方知这就是黎语里被称为“吉贝”的海岛棉，容亚美织锦的原材料正是来自它们。

保护“吉贝”还原黎锦原汁原味

“您为什么要种棉花，为什么不买现成的棉线？”记者问容亚美。
“我想从头到尾地保留和延续黎锦工艺，所以必须先有材料——‘吉贝’——才行；市场上现成的棉线，质量也许更好，颜色可能更美，但织出来的黎锦已经不是原来的味道了。”容亚美如是说。
2007年4月，五指山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促进会还启动了“吉贝”保护项目，该项目涵盖了黎族传统植棉、纺纱、染色、制衣四大组成部分，旨在发掘和保护黎族传统完整的织造工艺。
该促进会秘书长董小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过：“之所以要种植海岛棉，首先是为了保护物种，以免它绝迹；其次是为保护传统的黎锦工艺提供原汁原味的材料，让黎族织锦工艺的纺、染、织、绣四大工艺实现连贯性。”

“吉贝”：我国最古老的木本棉花

“吉贝”在黎语中最初的含义是“木棉”的意思，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木本棉花，它是一种灌木，不同于人们常见到的高大乔木红棉。
资料显示：被黎族称为“吉贝”的海岛棉，是纺制高档和特种棉纺织品的重要原料。海岛棉最初发现于美洲大西洋沿岸群岛，后传入北美洲东南沿海岛屿，因而得名。海岛棉与我国内地的草棉（草本植物）不同，二者传入中国的时间目前学界尚无确切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前者要早于后者。
周伟民教授说，我国内地的草棉最早是在汉代传入中国的，海南岛黎族地区的海岛棉的时间更早，这从历史上海南岛的棉纺织技术远远高于内地可以证实。
历史上，勤劳聪明的黎族先人以“吉贝”为主要原材料，织造了美观而又实用的黎锦。后来，“吉贝”又泛指黎锦。
海南大学周伟民、唐玲玲教授对容亚美用“吉贝”棉织出的“原汁原味”的黎锦很感兴趣，于是当场买了一件“龙被”，准备日后送给即将开馆的“海南大学博物馆”。

期待黎锦工艺薪火相传

容亚美有个心愿：就是期待有更多的年轻女孩，能够喜欢上自己民族的织锦，让黎锦工艺得以薪火相传。这也是容亚美母亲张雪云2002年离开人世时，一份朴实的心愿。
现在，永益村大约有50名妇女掌握织锦技术，但大多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仅占很小的比例。有些人还说不上能达到熟练的程度。这不是容亚美希望看到的，她认为，凡是黎族妇女，都应该学会织锦，还要传授给下一代。
不过，还是有些事情能让容亚美感到欣慰，那就是自己的3个女儿都从她那里学会了织锦，而且长女和次女嫁做人妇，也没有荒废手艺。
传承民族织锦工艺，容亚美先从自家做起，如果家家户户都像她这样，黎锦的命运还需担忧吗？



容亚美自家庭院里种植的、黎语里被称为“吉贝”的海岛棉。

在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永益村，有这样一位黎族妇女，她能熟练地掌握黎族传统织锦的纺、染、织、绣四大工艺，她以木棉花为原料，用脚踏式纺车纺线，用植物染料染色，用腰织机织布，手工织造出花纹精美、图案丰富的服饰、被单、幕帘等。

她叫容亚美，今年53岁，2006年首届海南省黎族织锦大赛特等奖获得者，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黎族传统纺织刺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她的人生故事，与绚丽多彩的黎锦相映生辉。

容亚美的锦绣年华

黎族传统纺织刺绣技艺传承人



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黎族妇女容亚美，向人们展示黎锦的纺、染、织、绣四大工艺。图为容亚美在乐东永益村自家庭院里织锦。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张杰 摄

黎锦的图纹来自哪里？它们有何特殊寓意？容亚美属于黎族哈方言支系，记者试图从她织锦布上的图案开始探究，并请有关专家揭开这一支系黎锦图案背后的秘密。

生活中的花鸟虫鱼尽被捕捉

容亚美有一件长约8米、宽约30厘米的“特殊”黎锦——上面密集了各种各样的黎锦图案，蜈蚣、斑鸠、蜘蛛、蝴蝶、花朵等等，抽象的、具象的，应有尽有。
容亚美说，这些图案有她外婆的，也有她母亲的，但更多的还是她自己创作的。“有些图案，我在外婆和母亲的图案基础上，还做了一些发挥；比如说，以前的‘青蛙纹’只有一种，但青蛙中有一种花背青蛙，我也对应地增加了一种‘花背青蛙纹’，两者的差别虽然很小，但只要细心，总能发现。”
受美国研究蛙纹图案的友人所托，夏威夷大学的姚道中、张光天教授还专门拍摄了容亚美的所有青蛙图案。
记者请容亚美概括黎族织锦图案的特点时，她想了想，最后总结了一番：“黎族妇女很会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好多生活细节都被她们发现，然后用到织锦技艺上。总的说来，黎锦的图案一般都是身边的花鸟虫鱼等动物和植物，还有大人纹和小孩纹，只是织锦时首先要讲究对称……”

组合图案让人联想到生动画面

有道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兼具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黎族织

永益村周边是肥沃的农田，田野周围是青翠的群山。走进永益村，鸡犬相闻，村道曲折，民房错落。那些黎族孩子们看到有人进村，一个个都睁大了好奇的眼睛，拄着拐杖的黎族阿婆笑容可掬，流露出分外热情。
初见容亚美是在今年5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当时，记者陪同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姚道中、张光天夫妇到黎族地区做黎族文化调查，同行的还有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和唐玲玲伉俪。得知有客人来访，容亚美匆忙从地里返家，手脚上还粘着一些泥巴，年过半百、稍稍发福的她，脸上挂着憨厚的表情。

植物染色生态环保现场演绎飞梭走线

宾主一番寒暄之后，应记者的请求，容亚美先后向客人们演示了纺线、染色和织布的工艺。
容亚美的纺线工具和方法很简单，只有一根捻线棍，她将事先采摘而且去籽的棉花卷向捻线棍后，放在腿上急速地滚搓后便松手，捻线棍在空中旋转时，不但将棉花纺成了棉线，还自动地将棉线卷到捻线棍上；如此这般反复滚搓，捻线棍上的棉线也就越来越多，直至最后形成了一个厚实的棉锭。旁观的几位教授赞叹之余，纷纷拿出相机拍照。
这一工艺看似简单，其实需要熟练的技巧，否则纺出来的线粗细不匀，质量也不好。

纺完了线，下一步是给线染上需要的颜色。
在几位教授和记者来访前一天，容亚美已经在一个大锅里煮了一些木头片子，水体呈现出红褐色。容亚美说，这是用来染红芯的原料，那些木头片子来自一种乔木的芯材，她叫不上这种乔木的学名，只知道在黎语里被叫做“pan”。
容亚美把一团白色的棉线放在一个简易的器皿当中，然后将锅中的水倒入其中，过不多时，棉线开始变色。容亚美说，一两个小时后，颜色就会变得越来越红，那时便可以取出来晾干或晒干；然后再反复浸泡染色，棉线的颜色就会越来越深，被织成布后也不容易脱色。
问到其它颜色的染料来源，容亚美也毫不吝啬地介绍——黄色是用山上的野生黄姜捣烂后使用；黑色则用两种分别叫做“bou fai”和“bou wen”的叶子煮水后浸泡。红、黄、黑是黎族最喜欢的颜色，也是黎锦上常见和常用的色彩。
这种“生物染色”的环保兼生态的做法，姚道中和张光天这对来自美国的华人夫妇目睹之后，禁不住啧啧称奇。假如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技术，能够应用到染发等更加广泛的生活领域，也许会造福更多的人群。
给棉线染色之后，容亚美取出一张草席和一套织锦的腰机，坐在自家门前的空地上，飞梭走线，又是一番活生生的现场演绎。容亚美说：“我们这里是黎族的哈方言地区，在锦上刺绣的工艺不多，也不像白沙洞方言地区的精致，加上我现在眼睛开始老花了，绣起来动作太慢，要不然我也会绣给你们看的。”
不过，能够目睹黎锦四大工艺中的三项操作，记者和四位教授已经觉得不枉此行了。

8岁从母学艺 样布代代相传

在容亚美家中，她还跟记者讲起自己学习织锦的故事。
容亚美说，她的母亲张雪云当年是千

家镇一带数一数二的织锦高手，在母亲的影响下，她从小就喜欢上本民族的织锦工艺；8岁的时候，她就蹲在母亲身旁习练织锦，耳濡目染之下，勤学苦练之后，容亚美在13岁时，已经可以独立完成织锦。
当记者问到她是如何设计出黎锦精美图案时，容亚美说：“每位黎族妇女都会从她母亲那里，继承到一些织有各种不同图案的布片，我母亲的图案就是从外婆那里得来的，然后这样一代代传下去；我们学习织锦全靠这些布片上的图案，一针一线，一步一步地模仿，到最后手艺熟练了，图案的排列、大小、长短可能会跟上一辈的不一样，但始终都有母亲她们的影子。”
容亚美还从斗柜里拿出一块样布，上面密密麻麻地织着各种图案，有的像花朵，有的像布谷鸟，有的像螃蟹，动物、植物和人的图纹应有尽有，不一而足。
黎族没有文字，看来织锦工艺的传承，除了口传心授，就是这些“教材”一般的样布了。
永益村一些妇女对记者说：黎族姑娘出嫁过门时，身上的衣服一般由母亲亲手为其织造，但容亚美不同，她的嫁衣都是自己制作，原因是她还有2个姐姐和1个妹妹，母亲忙着为她们准备嫁衣，而容亚美在四姊妹中手艺是最好的，自然不用劳驾母亲动手了。

黎锦定情 织就美好姻缘

容亚美有段被当地人传为美谈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纽带也正是本民族的织锦。
年轻时的容亚美虽然擅长织锦，但由于皮肤黝黑，还有点胖嘟嘟的，总觉得自己是只“丑小鸭”，十分自卑；不过，同村一位比她大2岁的男子吉亚劳，对她爱慕已久，可惜生性腼腆，不善表达爱意。
容亚美也喜欢吉亚劳，知道对方的心意后非常着急，于是搜肠刮肚想办法反馈自己的心意，最终，她决定送一件黎锦给对方。
然而，那时候电灯还没有进村，日常照明全靠煤油灯，为了不让父母知道，容亚美经常是白天出去干农活，晚上才借着月光编织黎锦；实在没有月光了，她才躲进屋里点灯织锦。如此大约过了2个月，容亚美的礼物完工了，那是一个织有俊美男子头像的裙裾，吉亚劳接到礼物后，兴奋不已，连连夸赞容亚美手艺好，心中的那份爱意也愈加深切了！
23岁的时候，容亚美嫁给了吉亚劳，一直以来夫妻恩爱，他们先后生了三女一男。

吉亚劳是个勤劳能干的黎族男子，木工和竹编手艺都很不错。“我织锦用的腰机或竹刀坏了，亚劳总是帮我重做，不用我到处找人帮忙；他总是鼓励我把手艺教给女儿们，还有村里那些想学织锦的年轻女孩，别让手艺失传。”容亚美说。
最叫容亚美开心的，恐怕是2006年参加了“海南省首届黎族织锦大赛”，这是她第一次走出黎寨参赛，她带去的黎锦作品和现场的织锦表演，让参加活动的海内外客人感到耳目一新。那年，容亚美获得了唯一的一个特等奖。
当时，容亚美的三女儿吉少强也跟母亲一起参加了比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容亚美获得的特等奖，是她与女儿共同争取来的荣誉。
容亚美告诉记者：自己的3个女儿，要数吉少强的悟性最高，因此，她现在非常用心去培养三女儿，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让织锦技艺在女儿这一代更好地传承下去。

图案丰富表现主题多样

资料显示：黎族哈方言支系主要聚居在海南岛南部、西部沿海和西南部偏内陆临江地区，即三亚、陵水、乐东、东方和昌江等市县，占黎族总人口（约120万）的60%，是黎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支系，其中又分为十几个分支，如哈应人、抱怀人、志贡人、志强人、罗活人、抱由人、抱古人、抱湾人、哈罗人、志货人等。多者如哈应人有几十万，少者如抱湾人仅几千人。
省民族博物馆黄学魁研究员长期研究黎族服饰，他总结出：由于黎族哈方言支系人口多，分支杂，分布广，其织锦图案也就显得丰富多彩，而且所表现的主题有多样性的特点。
黄学魁研究发现，哈方言黎锦图案包括了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和几何纹等，不同的分支各有所侧重，譬如哈应人的图案喜欢在几何形内组织织锦图案，有的干脆把同一图案对半隔开，用两种颜色来表现，一明一暗，相互映衬；值得一提的是，抱怀妇女还能通过红、棕、白三种颜色在锦面上织造出具有三维空间视觉效果的立体图案。
黄学魁注意到，哈方言支系非常善于创作场面生动的图纹，如抬轿迎亲图和驯牛图等；不同的花纹图案有着不同的功用，如鸡纹裙和马纹裙，分别在宴会和葬礼上穿用；有的分支的图案还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如哈应妇女的长裙边图案最为突出，裙尾通常会绣上30多厘米宽的舞蹈纹，列为三排，男、女、小孩各一排，共百余人，双手叉腰或举起群舞，后面还有几何形的山、狗、井纹等，场面和风格与广西左江流域的崖画十分相似。

文化生部主编
值班主任/田 溪 主编/梁 昆 美编/许 丽
海之南热线:13707551565 13976651586

黎族传统织锦工艺



纺



染



织



绣



成衣

相关链接

方言支系不同黎锦风格各异

早在3000年前，黎族就已经生活在海南岛上。黎族分为哈、杞、赛、润和美孚等5个方言支系，目前总人口大约120万。黎族织锦源远流长，蜚声海外，历史上有“黎锦光辉艳若云”的赞美诗句。
黎族织锦一般有纺、染、织、绣四大工艺，但因方言支系的不同而又风格各异和各有侧重。
哈方言主要是染和绣两种工艺紧密结合；杞方言在织造工艺上，既有经线提花，也有纬线提花，而且有独特的技术——“牵”，即为了突出主体图案的颜色，在该图案的周围用绣的方式来勾边；赛方言则善于用经线提花织出细致的花纹；润方言黎锦以绣为主，其“双面绣”是其它方言支系所没有的；美孚方言的“扎染”则是独一无二的。

在花纹图案方面，黎族5个方言支系的艺术特征也不尽相同。
哈方言主体花纹以人物纹和几何纹为主，衬以动物纹和植物纹；杞方言以人物纹为主体，陪衬以自然界的太阳纹、月亮纹、星辰纹、云彩纹以及动植物纹，而且表现手法形式多样，充满活力，常见的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纹样和四方连续纹样；赛方言织锦花纹图案精致细密，有彩条纹、花卉纹、水波纹、横条纹，尤其是镶嵌在锦上的云母片，在阳光和灯光下闪烁出银光，增添了花纹图案的层次感和立体感，显得十分华丽和高贵；润方言织锦借助独特的“双面绣”工艺，使得花纹图案疏密相宜，层次清晰，庄重大方，主体花纹图案有人物纹、龙纹等，衬以动植物纹和自然界的纹饰；美孚方言通过“扎染”技术，织造出精美的人形纹、几何纹、曲线纹和骑马纹，并以双吉鱼纹和双喜字纹等作为陪衬。

（陈耿 辑）